

生态阳关三题

□ 麻守仕

大阳关的水脉

作为汉帝国边防线上的一座关口，阳关已经远去，即便是遗留的烽燧，也是破败不堪，昔日的喧嚣与繁华难以言表。而作为人们心灵中的期盼与憧憬，阳关却如一坛老酒，愈发酵厚，愈发浓香，一提起这个名字，就能让人沉思、沉醉。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阳关位于敦煌郡龙勒县，为重要的屯兵之地。阳关在古代水源充足，渥洼池、西土沟是最大的独立水源，至少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就已成为绿洲盆地。汉时，阳关周边的屯兵达两万多人，肥沃的土地被大量开垦，绿洲放牧的战马也有上万匹。

阳关，凭水为隘，据川当险。阳关地势东南略高、西北微低。渥洼池水、西土沟水都向阳关流淌，后在阳关城外分道扬镳，分别流向红山峡和西头沟；山水沟水、崔木土沟水恰似平行的水脉，自南宛转向北，滋养着阳关内外的绿洲和盆地。大河北流的大阳

关水脉，让阳关城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因此，阳关自西汉建成以来从未迁移，到了晋朝的时候，它逐渐从一个军事关卡变成了阳关县，唐代被设为寿昌县。

大阳关的水脉，让阳关成为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的关隘，但阳关迎来送往的并非全是商贾和文化，还有烽火连三月的战乱和掠夺。无休止的战备粮草耗费，以及戍边军民的生产生活耗费，远远超出阳关水脉的承受极限。大阳关的水位急剧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绿洲土地荒漠化、沙漠化加速。大阳关的水脉已挡不住阳关衰退的步伐。

唐边塞诗人岑参在《寄宇文判官》中曾写道：“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据诗中的描述，那个年代，阳关受风沙侵袭，已成为荒漠孤关。唐诗人王维酒后的低吟浅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让人深刻体会那时大阳关的遭遇。庆幸的是，一句古诗让一座城池在世人的记忆中变成永恒。

自此之后，来自西北面的沙

漠不断飘移，再加上西土沟流域虽平时中上游干涸，但上游阿克塞山区经常有山洪暴发。洪峰过处，松软的沟岸受侵蚀而塌陷，大量泥沙顺流而下，遂在地势较低的阳关不断沉积。荒废的阳关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销声匿迹。风沙淹浸，城垣灭迹，只剩下被称为“阳关耳目”的烽燧立于墩墩山顶。于是，历史上留下了“阳关隐去”的说法。细思忖之，大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惋、寂寞荒凉，应是在情理之中。

时至今日，阳关古城究竟掩埋于何处？也只能在水脉的印痕中猜测了。《旧唐书·地理志》寿昌条目下载：“阳关，在县西六里。”《新唐书·地理志》云：“自沙州寿昌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巴黎藏敦煌石室本《沙州图经》残卷记：阳关“在县西十里”……文献中提到的县城均为唐寿昌县治。寿昌县汉时叫龙勒县，是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名寿昌县，归沙州管辖。之所以改名为寿昌县，是因为城南十里有寿昌海。可不能小看这个寿昌海，这里就是

汉武帝时出“太乙天马”的渥洼池。《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如今，渥洼池碧波荡漾、植被繁茂、候鸟成群，被誉为“天马”故乡，已成为大阳关久负盛名的历史人文景观。

固然，作为阻敌关隘、屯兵之地，阳关挡住了进犯疆土的刀光剑影，却无法抵御岁月的风雨沧桑，毕竟两千多年的岁月锋刃犀利无比。但是，再老的土地也能承载历史的前行。大阳关的水脉仍以 9900 多万立方米的年水量在山水沟、渥洼池、西土沟等区

域以泉水的形式露头，形成地面径流数百千米，在古老的河床上蜿蜒徘徊，同时灌溉着阳关镇、阳关林场、山水沟农场 3 万多亩（1 亩=1/15 公顷）林田，也滋养着阳关内外上万公顷的林草资源，筑起阳关乃至敦煌的生态安全屏障。

今天，对于人们来说，阳关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向西，一望无际的戈壁和沙漠铺陈着永恒的荒芜，偶尔飘逸的芦苇散发着一丝丝生命的迹象；向东，绿洲如带、葡萄如蜜，这样的对比有恍如隔世的虚无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戈壁和沙漠；充满悲凉，而抽身田野，又是那样的欢乐和自信。

作为阳关的生态人，我时常会借助无人机探视大阳关的水脉。如今，在山水沟水系依次建有油苑水库、向阳水库、山水沟水库，下游还建有高老庄水库，年水量在 1230 多万立方米；在渥洼池水系建有黄水坝水库，年水量在 900 多万立方米；新工坝水系依次建有新工三坝、北工坝、南工坝以及野麻湾水库（提升水位，在红山峡水力发电，20 世纪末关停），年水量在 2000 多万立方米；红山峡北是水尾（原社办林场，现为龙勒村），年水量在 3600 多万立方米；西土沟水系中上游干涸断流，下游仍有水流的区域分为两段，一段是在洪泉坝（废弃）



阳关渥洼池水域的候鸟

附近以泉眼群渗水形成流域，年水量在 450 多万立方米，另一段是在下游西头沟洞子湾附近崖壁以泉眼群渗透形成的流域，年水量在 2530 多万立方米。

从表象看，大阳关的水脉年总量较为稳定，库姆塔格沙漠在阳关以西放缓了脚步。但阳关绿洲恰如落在瀚海的一片绿叶，从黄水坡上窜的流沙让绵延数千米的甘草梁以每年 1 米的速度侵蚀渥洼池湿地。面对恶狼般的流沙，在没有有效降水补给导致阳关地下水位继续下降的前提下，保护大阳关生态环境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站在阳关听雨声

一段时间以来，敦煌的干旱达到了极限，人们对于雨和雪的渴望也达到了最大值。每当天际泛起玫瑰色的阴霾，我总会想起那撩人心扉的雨声。

记得小时候，时常会有狂风卷着乌云掠过山头，把整个田野压得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紧接着明晃晃的闪电如一把利剑，瞬间将那无边的黑暗斩为两截，紧跟着的猛烈的炸雷让人肝胆欲裂，待到那硕大的雨滴伴着那一柱柱雨雾旋转着从房端裹落时，紧张的气氛才开始变得有所缓和，人们绷紧的心弦也逐渐松弛，便相互吆喝着对这场暴雨评头论足。

但不知缘于何时，密密蒙蒙

的杏花春雨、淅淅沥沥的渭城朝雨、渺渺茫茫的连江寒雨、滂滂沱沱的巴山夜雨都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就连身处渭河边的友人也是满脸灰尘地向我诉说着久旱不雨的渭河川是何等的寂寥。因此，我时常扪心自问，这雨究竟躲到哪儿去了？它是为谁所惑，又是为谁所伤？

时值五月，我终于在阳关等到了一场喜雨。起初雨不大，只见黑云压顶四野茫茫，细雨迷蒙，纵横交织着，如丝如缕，如烟如雾。一阵凉风过处，雨滴加重，噼里啪啦地敲击着房顶，屋檐上顿时升起一股股烟雾，那声音让我怦然心动，好似远行流浪的朋友拖着疲惫的身体突然而至，我心头蕴蓄已久的尘积顷刻间烟消云散。

我起身独自走出阳关保护区的大门，踩过那湿淙淙的小石桥，任雨滴敲打着我的脸颊。湖面上已堆积着一层密密的水花，路边的树木嫩绿得很是惹眼，晶莹的水珠悬在绿叶边上，似美人眸中的泪珠让人心动。待我爬上阳关墩墩山，只见远山烟雾迷茫，湿漉漉的戈壁滩变得有些深沉而幽静。阳关的雨，没有雨打芭蕉的细腻，没有雨打荷叶的灵动；阳关的雨，很厚实、充满力量。不信你听，那从天而降的雨滴会簌簌在沙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沙窝儿，随即传出一丝丝滋滋的声

响，这是饱饮甘露的天籁之音。

当我站在阳关烽燧前，与千年阳关相互凝望的空当儿，伴着时而大、时而小、时而急、时而缓的雨声，忽然想到了王维。当他和朋友在渭水之滨听到渭城朝雨时，心中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伤感，若他能听到这大漠深处滋润心灵的阳关雨声，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其实，不论我们身处何地，对雨声的感受何尝不是自己心境的另一种拷贝：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诗人听到的雨声难道不是一种幽怨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诗人听到的雨声难道不是一种浓浓情意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人听到的雨声难道不是一种期待喜悦吗？

不过，静心听雨且能够听出心境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依赖于人的修为和阅历，依赖于人的情感和顿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喜雨润物，看云卷云舒。春花已去，夏意正浓。阳关雨丝如梦，暑气连同浮躁随雨声尽消。记得有人说过，雨是大自然的眼泪。不知这场夏雨留给人们的该是怎样的一种心灵震撼呢？

正是阳关雪满山

进入隆冬时节，广袤无垠的

戈壁滩就像一座天然的冰窟，让人举步维艰。渥洼池水面已基本冰封，只有周边来水口还没有冰冻，而且还滋滋地往外冒热气。绿头鸭们正在水里游玩，旁边还有几只大天鹅慢悠悠地梳理着羽毛。

当我们走近阳关时，天空突然彤云密布，朔风渐起，纷纷扬扬的雪花随之而来。刚开始，雪花零零落落，又小又薄，又轻又柔，就像一片片小小的羽毛，心不在焉地随微风乱蹦。不久小雪花猛然就变得劲道厚实起来，一团团，一簇簇，仿佛无数扯碎了棉球从天空翻滚而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迷迷茫茫，一片静谧，一片祥和。

没过多久，风奇迹般地停歇了，周遭就只有簌簌飘落的雪花和我们渺小的身影，天气也比以前温润了许多，这正应了那句“下雪不冷消雪冷”的古话。密集雪花前仆后继地落在戈壁滩上，“啞”的一声就没了踪影，但戈壁滩上已经是淡白一块儿、淡黄一块儿，泥土和干草在雪水的滋润下不断散发着馨香，久违的感觉撩拨着我的思绪和记忆。

说实话，对于这场阳关雪，天公没有一丝一毫的预兆，就像好久不见的故友突然造访，让人意外，让人欣喜，让人温暖，让人亲切。我们顿时童心大发，忘记了周身的寒意，快速地爬上墩

墩山，对着关口和长城大声吆喝。抬头再次望天，只见白茫茫一片。硕大的雪花仿佛天女散花般簇拥着、交织着从天穹簌簌而下，我们就被结结实实地罩在雪花里。我赶忙伸出双手，掬起一捧捧飘落的雪花，轻轻一吹，雪花纷纷飘离我的手掌，轻轻一呵，雪花随即滑过我的手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里一阵悸动，脑袋里突然想起一句话：“雪是雨的精灵！”真的，这话说得太有诗意啦！

站在墩墩山烽燧旁举目四望，只见四野迷茫，雪花没了风的干扰，由着性子肆意翻飞，那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视觉盛宴终于在这古老的关口拉开了帷幕！远山、戈壁滩、断长城、阳关都慢慢被皑皑的白雪覆盖，绵延的沙山也隐去了它温柔的曲线，茫茫雪原倒映出它的伟岸。阳关脚下渥洼池、野麻湾的几片湖水在白雪的依偎下静若处子、含情脉脉，若伊人眼中一汪清澈的秋水。我想，远在汉唐帝国，高耸的墩墩山要么薄雾缭绕，要么白雪皑皑，因为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撑起一代帝国的脊梁。

在雪压阳关的天籁中，我们继续向古董滩对面的南山前行。茫茫黑戈壁褪去了冬日的荒凉，哪怕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沙丘，

亦能在白雪的掩映下错落有致；哪怕只是一株干枯的骆驼刺，亦能在积雪覆盖下，犹如一朵巨大的蘑菇别有情趣。回头再次瞭望雾霭中的阳关，真可谓“关山万里雪，苍茫一色间”。我的思绪猛然鲜活起来，真切地听到了金戈铁马深处的忧叹：“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无言以对，惭愧前行，忽然又听到阳关道上的阵阵驼铃。驼铃过处，只见高昂的驼首上、来往商贾的衣帽上已经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积雪。阳关古城外雪压胡杨，杨柳折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庄严肃穆的古城楼上矗立着好多人。我赶紧抖落额头的积雪急切地寻找，遗憾的是，始终没有看到从渭城赶来的元二，也没有看到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但我却真实地看到一个背影，他身着长衫，正在挥手告别即将入关的故友。

阳关古道上，一位故人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满身的酒气上路了。关山万里雪，苍茫一色间。马蹄不断踩出的积雪在飞扬，头顶硕大的雪花在飘扬，一道剪影就这样永远被定格在盛唐的诗歌里。生韵

（麻守仕，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敦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